

1701
长江中游水患与堤防建设

武汉文史资料

98 2

(总第72辑)

长江中游水患与堤防建设

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

赠书

刊名题签：刘善璧

主 编：周志华

副 主 编：殷小琴

责任编辑：吴义隆 徐双明

封面设计：李 炜

武汉文史资料

1998年第2辑（总第72辑）1998年7月出版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印 刷：武汉市政协

出 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 行：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刊 号：ISSN1004—1737
CN42 — 1056/K

发 行 范 围：公开发行

地 址：汉口沿江大道102号

广告许可证：武工商146号

定价：5.80元

2021/18

《长江中游水患与堤防建设》特约编审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光全 王乱记 毛道海 刘思华

刘作忠 刘美炎 许振南 陈广珍

邱渭波 肖 东 罗永灵 罗长安

郭学涵 夏竞生 曹以明 彭仕雄

目 录

序	王生福(1)
艰难的武汉防汛斗争	张平化(3)
永不熄灭的史诗	
——为纪念武汉人民战胜 1954 年特大洪水而作.....	尔 重(5)
水患与堤防	赵坤云(12)
武汉城市堤防建设	胡小黑(20)
一九三一年武汉大水琐记	济 民(25)
大水灾、大举措、大迁徙、大胜利	
——1954 年枝江百里洲长江分洪始末	钱 斌(32)
回顾荆江分洪工程的建设与启用	冯自强(39)
我所经历的一九五四年抗大洪、大涝.....	张佑清(45)
洪湖一九九六年抗洪纪略	徐锦章(52)
龙城防线十昼夜	陈 坚 夏 阳(61)
筑得金堤护古城	
——岳阳南津港大堤“沉浮”录	刘运生(71)
临湘长江大堤史话	张植生 戴冰仙(77)
湖南省长江堤防建设和长江河道治理	刘运生(84)
我眼中的汉江分洪工程	陈 帆(96)

鄂州三次大水纪实	胡传利 郭学涵 俞文华 夏祖恩(102)
黄石市的堤防建设	张泽喜(112)
哪惜血与汗 共绘战洪图	姚凤舞 吴保成 张维扬 余亮见(124)
四十春秋齐奋战,修堤防汛保家乡	童德润 周东荣(140)
众志成城缚苍龙	
——长江九江河段的水患和堤防建设	陈正来(145)
九江百年救灾赈民回顾	聂云从(151)
今日有长纆 何愁缚龙首	
——枞阳县的水患与治水	吴霁岚(157)
加固堤防 根治水患	
——记潜江人民战胜洪水的斗争	熊克义(163)
邓家湖、小江湖爆破蓄洪回忆	张宝庭(171)
一九三五年水灾回忆	刘宽发(176)
一九八三年的两次洪涝灾害	曹以明(179)
让历史和人民作证	
——云梦县组织 15 万群众大转移纪实	吴道本(183)
七月横槊	
——'96 常德抗洪大纪实	滕晓东 陈文河(190)
常德八官崇孝垵三次溃决写真	邓声斌(202)
防洪保安 护堤为命	肖 东(211)
赤壁长江干堤的形成、发展与效益	张凌九(220)
葛洲坝工程的回顾	林一山(225)
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表决亲历记	胡昌民(232)
后记	(240)

序

长江洪水历来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长江流域可能发生洪涝灾害的地区分布广,洪涝灾类型也较多。尤以中下游平原区的洪涝灾害最为频繁,影响范围广,造成损失大。

长江中下游平原区面积 12.6 万 km^2 ,人口 7500 万人,耕地 9000 万亩,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之一。区内工农业生产发达,其中江汉平原、洞庭湖区、鄱阳湖区、剿潏皖地区、太湖流域及长江三角洲都是我国著名的商品粮基地。沿岸城市林立,拥有密集的城镇群体,工业基础雄厚,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带的建设与发展,该地区经济发展更加迅速,是长江流域的精华,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该地区地势低洼,地面高程普遍低于长江洪水 5 米至 10 米,全靠堤防保护,洪水严重威胁着中下游平原区的安全,洪灾平均 10 年一次。历史上的几次大水,灾害十分惨重,都有大量人口死亡。

长江的防洪斗争具有悠久的历史,修堤防汛是古老、最基本且使用最广泛的防洪措施。长期以来,长江中下游平原区人民一直在与洪水作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长江中下游 30000km 的堤防进行了全面加高、加固,形成了较完整的堤防工程体系。兴建了荆江

分洪区工程、汉口杜家台分洪工程、洪湖主隔堤,根据长江防洪规划,安排了 500 亿 m^3 的蓄滞洪区,进行了下荆江裁弯工程,扩大了荆江河段的安全泄量,兴建了丹江口等有显著防洪作用的支流水库。为了促进和推动长江中下游防洪建设,1980 年长江防洪座谈会确定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 18 个防洪工程项目,由中央补助投资进行建设。由于长江骨干防洪工程的建设,使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防洪能力从 1949 年的 3~5 年一遇标准提高到了 10~20 年一遇标准,为保障该地区防洪安全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仅在 1995 年和 1996 年长江中下游较大洪水中,堤防工程防洪减灾效益达 1400 多亿元。

三峡工程是长江防洪的关键工程。三峡工程建成后,可使荆江河段防洪标准提高到 100 年一遇标准,遇更大洪水,可控制枝城泄量不超过 $80000\text{m}^3/\text{s}$,配合分蓄洪措施,可防止荆江地区发生毁灭性洪水灾害。但是三峡水库建设投入运用还需若干年,在这期间应作好防御特大洪水的准备。即使三峡水库投入运用,河道堤防工程会出现新的变化,蓄滞洪区仍需运用。防洪工程未达到规划标准,蓄滞洪区存在问题较多。长江防洪形势十分严峻。因此还应加倍努力,加大长江防洪建设投入,加快长江防洪建设步伐,提高长江中下游防洪能力,以保障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长江水利委员会江务局局长王生福)

艰难的武汉防汛斗争

张平化

1954年4月至8月间,武汉人民经受了自有水文记录以来的一次最大洪水的严峻考验。当年进入4月以后,长江中游地区阴雨连绵。6月25日,长江洪水已突破武汉关26.30米的警戒水位,比1931年同期的水位高出2米多,武汉市郊的部分农田已被淹没。汉口市区较低之处已开始进水。武汉市政府门口也被积水包围,进出大门都要涉水而过。有少数北方同志看见市政府门口一片汪洋,以为大堤已垮,无法抗拒,顿时吓得晕倒过去。

在这个万分紧张的时刻,武汉人民没有被自然界的敌人吓倒。在党中央和中南局的关怀和领导下,我们市委、市政府全力投入防汛抗洪斗争。市委于6月27日发出《为战胜洪水确保安全告全体党员、团员和全市人民书》。几天之内,全市上下就动员了5千多名干部和11万军民,组成防汛总指挥部,并分别建立了5个分区防汛指挥部。为了在防汛工作中加强党的政治工作,保证防汛斗争的顺利进行,市委作出《关于加强防汛工作中党的政治工作的决定》,成立防汛总党委,由赵长春任书记、张喆梅、辛甫任副书记。防汛总党委直属市委领导。

在整个抗洪斗争中,指挥部的领导同志都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工作,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同志也不例外。他每天都打电话问汛情,并亲临长江大堤查看工程情况。他还亲自组织指挥各方面的

力量,从全国各地调集大批救援物资运达武汉。指挥部的领导人一刻也不离工作岗位。不分白天黑夜,哪里出现险情,就立即奔赴哪里指挥抢险。许多同志就是这样,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随着汛情的发展,战斗在第一线的防汛大军由 11 万人增至 29 万人。到了 7 月中旬,武汉关洪水水位已高达 28.07 米,后湖水也空前高涨,长江防水墙以外的水位也高出了地面。此时,整个处于洪水包围之中,而且水位每天都在继续上涨。当时最令人担心的是荆江大堤,万一荆江大堤顶不住,出现崩溃,那么整个江汉平原将成为一片汪洋。淹了整个江汉平原,武汉市将成泽国,为了保住武汉,只得忍痛在上游荆州一带采取分洪措施。

荆江分洪后,由于武汉下游顶托利害,洪水还是见涨不见退。到 8 月 18 日,武汉关水位上涨到 29.73 米,防汛斗争又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尽管前一段防汛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为了克服骄傲自满和麻痹松劲情绪,市委发出了“再接再厉,巩固堤防,整顿队伍,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战斗号令。在这一战斗号令的鼓舞下,各路防汛大军进一步团结协作,日夜奋战,确保了百里堤防的安全。8 月 19 日武汉关水位慢慢回落,汛情开始缓和。

在这次空前的防汛抢险战斗中,武汉市军民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为确保武汉的安全作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武汉市防汛总指挥部于 10 月 8 日至 9 日隆重召开了庆功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表彰了功臣们的先进事迹,并分别给立功者发了奖,同时宣布防汛斗争已经取得了最后的完全胜利。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的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同样严重的洪水。”不仅高度赞扬了防汛工作的胜利,而且对武汉市人民做好今后的各项工作也是一个巨大鞭策。

永不熄灭的史诗

——为纪念武汉人民战胜 1954 年特大洪水而作

尔 重

1954 年,在党的领导下,有全国人民的支援,武汉人民全力奋斗,战胜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保卫了武汉三镇的安全。在这场战斗中,全市人民不分老少,都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了保卫社会主义名城的无私无畏和顽强搏斗精神,出了如雨的汗,献出了鲜红的血,近百人果决地抛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是一首波澜壮阔、不朽的史诗,是激励万代保卫社会主义的英雄战歌。

(一)

1954 年 6 月,武汉关水位接近 26 米,中共中央中南局向武汉市委书记王任重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竭尽全力,抢救危关,”“可以有 1931 年的洪水,不许有 1931 年的武汉”(1931 年,在国民党统治下,武汉完全被洪水淹了,死了大批人畜,毁了大批房舍物资)。中共武汉市委决定:“把防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人在堤在,水涨堤高”。在市委、市政府的动员下,我市 30 万防汛大军上堤了。100 多公里长的堤防,30 万人不够用,省里又从湖北各县调来了几万农民弟兄。几十万人在堤上安营扎寨,堤半坡上搭了席棚作住处,没有床铺,有几块木板放在湿泥地上就算好的,有

的把几条扁担排起来也做了睡铺。堤上要做饭,做饭要烧柴、要粮、要菜、要油盐,商业干部组织了堤上商店;堤上要照明,电力局拉起了电线,把 100 公里长堤点缀成一条银花万朵的长龙;为排渍水,建设局在后湖筑起了 500 匹马力的排水站;为了运输物资,堤上要行车,交通局在泥泞不堪的堤顶横排了枕木作为车道。100 公里长堤变成了闹市,人人都在困苦之中,吃不好、喝不好、睡不好,劳动强度大,但却没有一句怨言,更没有争吵,“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成了大家共同的准则。

当时,电力不足,根本不能满足堤上需要的电力。市里把这个困难报告了中央,中央立即决定把全国仅有的一部列车发电站调给武汉。电站的烟囱高,不能通过武胜关,少奇同志亲自指挥,采取变通办法,使发电站及时到达武汉。堤上搭棚子要席、要竹篙子,中央从河北调来大批苇席,从湖南调来了大批竹篙子。还从四川调来了榨菜,从江苏调来了腌菜,从北方调来了瓜菜,以满足民众的蔬菜。防汛需要大批麻袋和草袋,当时,全国每年生产麻袋不过 500 万条,中央给调来了 540 万条,连旧麻袋都给找来了;调来草袋 300 余万条,调来土箕 30 余万对,还调来草鞋无数万双。为在江面组织防浪木排,中央给调来大批圆木、枕木和铁轨。一幅社会主义的“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壮丽画图就是这样画出来的。

(二)

雨,下个不停;风,刮个不停;上游的洪峰接二连三地到来,堤内的渍水日涨一日。堤身软了,承受水的压力的堤基弱了;荆江分洪闸开了,只把宜昌一带的江水降低了一寸多;洞庭湖不但不能蓄水,反而向长江灌水;鄱阳湖、太湖、洪泽湖、巢湖的水也暴满,长江下游的水呈顶托状态。武汉关的水位在涨,下游的宣泄迟缓,险情

与日俱增。

防汛指挥部的人,24小时瞄着云、贵、川、陕地图,听着气象局的预报,分析着已有洪峰的到达时间,并把情况与必要的措施,随时下达给防汛队伍。指挥人员不睡,电话员、打字员、通讯员更不能睡,年轻人困得发晕,有时小便都失禁或迷迷糊糊地找不到厕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险增一寸,防加一尺。人与天展开了争峰比高之战。

在70余天的战斗中,打退了2700余次险情。堵住决口是雄伟的战斗。解放军、工人、农民、干部,在万分危险时,结成人墙。曾经在-40℃战斗过的解放军,发出豪迈的声音:“曾经踏破塞外千里雪,何惧江中流水透骨寒”,打桩、填石、垒土袋,硬是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老天爷的进攻。

抢堵大堤漏洞,是更危险的战斗。堤内窜起丈高的水柱,堤外卷起吃人的漩涡,但必须靠近漩涡才能堵住漩涡,有的人被漩涡吞到堤里边,又钻了出来,踢开了死神,后续的人们仍然毫无惧色地战斗,最终堵死了漏洞。

在凶险的战斗中看见了英雄。还有平静中显示的英雄,那就是巡堤人员和医护人员。堤身弱了,常常鼓泡,为了防止“流脓”,就得做导流反滤工作;那是细微的“绣花”工程:瓜米石与砂子一层一层地均匀地铺好,不管头上下雨,头上晒太阳,都要仔细地干,做工的人动手,后边的人撑伞。悠静中的紧张,细腻中的刚劲,画家难能画得出来。巡堤员另一种功夫,是慧眼的观察。他们走在堤面上,能看清每寸土的变化;他们走在离堤脚20米距离的水中,能看清每个草叶下的变化;一个小“脓泡”,一个微弱的“冒泡”,表示堤身病态,他们都能抓住。他们能够摸清堤的脉搏的任何变化,辩证施治。医护人员日夜迎着浑身泥巴的病员、伤员,为他们洗泥巴、治伤治病。人们的脚在泥水里泡久了,烂脚的很多,脚心脚面

容易洗净敷药;指缝的烂肉,最难治疗,要轻轻地洗,要仔细地把明矾沫洒在趾缝里,医护人员手把着脚,眼贴脚,工作着。他们忘记了脏和累。这些人没有叱咤风云的形象,有着坚实璀璨的品质。

就是这一种出自社会主义品格的智慧与力量,敢于战天斗地,并决心夺得胜利。

(三)

7月29日,是最难忘英雄日。

长江的水位已涨到29米,流量达到5.9万立方米/秒,长江与汉水的上游洪峰将到,而且预报有大风。如果江堤不在一夜之内升高1米,把防浪排扎好摆好,明天的风险是挡不住的。100公里堤,10万米长,每米要垒出2立方米高,要到5公里外去取土,要装袋,要垒实,同时要把防浪排整好,不但需要力量,更要把人力、车力、船力组织得井井有条,形成一支乱中有治的大军;不但要指挥员指挥有方,而且要战斗员自觉行动有序;没有上下一致,高度自觉自励精神,斗乱而不乱是办不到的。我们几十万大军真的办到了。

7月29日,堤升高了,大风大浪顶住了,巡堤员用手牵着火车头,走在一米深的水里,一步一换地把运载物资的列车,引进了堤角,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火车行险事迹。

险,顶住了;险并没有退让。洪水还在涨,武汉关水位过了29米,下游还在顶托,上游还在增水。长江堤虽在增高,堤身日益变软,溃堤的危险,随时都会有,堤上加垒已不是万全的办法。为了保武汉,为了实践中央指示的“确保武汉,抢救危关”,人们的心不能落地。

指挥部与湖北省委反复商量,请示了中央,采取了牺牲局部,抢救大局的政策,把长江、汉水流向武汉的水,在来路上放到农村

去：分洪。在沔阳、洪湖、梁子湖、黄天湖、监利等十数地区分了洪，分出了 500 余亿立方米洪水，减轻了洪水对武汉的压力，牺牲了几百万农民弟兄的利益。鲁湖是一个拥有 40 万人的地区，那里的稻子熟了，山上的桔柑挂满了，省委命令那里做最后一次分洪，头天下令，明天就要安全转移 40 万人。谁都担心农民能否痛快地接受这个命令。各级干部连夜下去动员，告诉农民：为了保住武汉，要炸开江堤，淹没鲁湖。农民同志很识大体，他们懂得，任老天爷决口，将会造成人亡物毁，不如主动分洪，减少损失。老人说：“天开口，一大片；人开口，一条线。炸吧！”鲁湖的人民主动地炸开了江堤，鲁湖的干部组织万千船只，把人与无数牲畜安全地移走了。这十几处分洪区缺了食粮，中央从东北地区调来了高粱米，向来未吃过的粮食，他们也吃了。谁也没有怨言。

(四)

武汉关水位到了 29.73 米。长江、汉水的上游不来洪峰了，下游的顶托也退了。武汉的水位应该退了，它偏偏不退。这是怎么回事？连指挥人员都迷惘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研究后，正确地回答了这问题：“这叫湖面收差。”

江水高时，湖水倒灌，湖里的水面涨高了，江水落了，湖水正好向江里回落，所以江水水位持续了一段时间不见落。这就叫“湖面收差”。“收差”局面终了，人们乐了。

“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 1954 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毛泽东。”

武汉人民鼓起了干劲，清理街道、堤防，工厂展开了生产大战。分洪已受灾的人民回到了被水淹过了的家乡，在国家支援下，展开了“生产救灾，重建家园”的大战。

城市、农村热火朝天地奔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道。

(五)

过了不久,尼赫鲁访问中国,特意到武汉探问武汉防汛的经验。他要取得经验拿到印度去用。

听了介绍,他到张公堤、武汉关一带看了一遍。看到这上百公里堤上用麻袋装好垒起的新土,看到堤上留着的杂乱重叠的脚印,他相信了:有几十万人在堤上战斗过。他听说这支队伍是由党、政、军、民、工、农、商、学、兵组成的,连连点头:“要这样干,要这样干。”在探照灯划开的夜色之下,他在堤角看见了由堤外伸进武汉市的铁道,吃了一惊。

“水涨那样高,铁路运输断了?”

“没有!一直通着。”接待人员说。

“水不是把铁道淹得很深,怎么行车?”

“洪水,把原有的路基淹了两米多的水……”

接待人员对着尼赫鲁布满疑问的眼睛说:“水涨一段,人们把路基升高一段,前后把路基升高了5次,保证了运输。”

尼赫鲁咋嘴结舌念着“阿门”,真的服了。他默默地回到德明饭店,才坐下,还没有端起茶杯,突然问道:

“这些人,一天给多少钱?一共开支多少?”

“不给钱,都是尽义务。”接待人员说。

“不给钱?”尼赫鲁用资本主义国家习惯了的逻辑思维,不敢相信这个回答。

“真的不给钱,人们也不要钱。真的!”

尼赫鲁缓缓地立起长长的身子,扶着桌边轻轻地移步,几分迷惘,几分惊奇,当他的眼神低徊下落时,几分失望地先说了“不可思议!”接着画了个惊叹号。

“这个经验在印度学不了!”

他似乎感知了唯钱是求的资本主义精神与为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的无私奉献精神。大不一样,但是他不懂,正如许多人活了一辈子也不懂此理一样。

中国人民正是用这种精神冲过了无数险难,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中国。建设着日益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也建设着日新月异的繁盛的新武汉,武汉的江防用钢筋水泥武装起来了。

为防汛献身的烈士们,无悔无愧地安息了;为防汛出力流汗献智的人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路上仍然以解放自己解放人类为人生价值,不计个人得失地战斗着。

写于 1994 年 9 月 11 日